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十回 西湖泛神機式告 南雁歸天倫攸敘

詩曰：

路入煙霞一逕微，山深人跡到應稀。
風生樹杪聞猿嘯，雨過溪頭見鳥飛。
苔長翠錢黏蠟屐，梅飄香雪點春衣。
尋幽不覺歸來晚，幾度寒鴉噪夕暉。

卻說方端如同婉兒望南一路來尋眉仙，每到一處，凡茶坊、旅店、庵觀、寺院，都進去訪問，並無蹤影。一處訪不著，又到一處去查察，只是沒個下落，不覺經過幾個省城、無數郡縣，將有數月。端如道：「婉兒，我與你兩個東馳西走，並無頭緒。方才我聽得人說這裡是湖廣麻城縣了。且進城去打聽可有善卜的，問他一卦往那一路去尋好。」

二人算計停當，竟進城來。真正車馬雜沓，商賈紛紜，好個富饒地面。二人閑走，見卜課的先生甚多，卻清冷坐著。端如道：「清靜獨坐的，課術想必尋常，不要去問他。」二人東穿西走，兼打聽眉仙下落。看看傍晚，只得投了旅店。端如問店主道：「這裡可有善課的先生？」

店主道：「卜課的盡多，鄰近就有□來個，只都是騙了卦錢胡亂說幾句，送你起身便了，那裡卜得著？西街上有通靈土地，祈夢甚驗，只消睡在廟中一宿，那土地就托夢來。若依夢行之，事必靈驗。本縣百姓都於此廟中求夢。」

端如聽了大喜。明日侵晨，虔誠齋沐，就備了香燭之儀來到廟中。先進去焚香禮拜，細訴心情。禱告已畢，原回店中，用了晚飯，命婉兒宿在店中，自己拿了鋪蓋，到廟中就睡在神座之傍。思量眉仙不知何處著落？又思量不知上地托夢如何？展轉不寐，至中宵倦極方兩眼朦朧。見自身坐於船內，到一湖中。只見游船如蟻，錦繡奪目。端如問船家曰：「此湖甚名？因何遊客如此之多？」船家答道：「此名西湖。」少頃，見一畫舫撐來。見一人探頭出來，端如見是眉仙，忙將手亂招道：「白兄白兄，我特來尋你，你可快過船來。」兩船將近，見艙中一女子，頭戴金鳳冠，又有一女子傍立吹簫。眉仙攏船欲走過來，二女子拖住不放。端如用力去拽，把船一側，端如失驚，一跳醒來。乃是一夢。

端如大喜。時已雞鳴三唱，就起來，拜謝了土地，收拾鋪蓋回至店中，對婉兒說所祈之夢，又道：「西湖乃杭州所屬。今竟往杭州去便了。」二人歡喜不勝，謝別了店主，望前進發。一路亦不去訪問稽遲，不幾時已到杭城。因夢中之事，日日往西湖打聽，不見影響。

訪有月餘，端如對婉兒道：「神夢似有因。今既到西湖打聽，怎麼並無下落？難道鬼神亦欺我？」又轉一念道：「神言必非淺道。雖說西湖，未必即是西湖。我今凡杭州府所屬縣分遍去訪察，少不得尋著。」算計停當，二人遂到各處府屬的縣尋訪，只是不見。末後到新城縣來。城中遍訪一番，又到城外來尋覓，又有數日。

偶一日，二人打從牧雲庵經過。端如道：「此庵雖荒涼，也要進去看看。」遂同婉兒進庵內一看，寂無一人。婉兒道：「出去罷，熱鬧的所在尚不見，此庵鬼也沒一個，看他怎的？」端如道：「既進來，且看看去。」

二人走入客堂，婉兒道：「壁上有幾行字，相公何不去看看？」

端如道：「在那裡？」

婉兒指道：「這壁上不是？」此一看，正所謂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端如抬頭一看，詩後寫著：齊東寓客白眉仙題。端如忙舉足踴躍，拍手大笑。看看那邊壁上的詞，見書眉仙白引題，益發歡喜，笑做一堆。

婉兒問道：「相公為何這樣快活？」

端如道：「牆上的詩是你家相公做的。好了好了，海底撈針如今撈著了。」

婉兒道：「相公不要空歡喜。此庵荒涼異常，人影也無，未必相公住在此間。或者偶然經過題詩於此，又往別處去了，亦未可知。」端如一場大喜被婉兒說幾句話，意趣索然，手足懶舉，坐於凳上不動。婉兒道：「相公不要敗了興，且去尋庵裡人問聲就曉得了。」

端如道：「我懶走，你去問聲罷。」

婉兒遂四下尋覓，到後園見一老道人鋤菜，婉兒忙向前作揖道：「老道友，白相公可在你庵中麼？」道人回道：「沒有。」婉兒心中突的一跳，只得又問道：「山東白相公，題詩在你庵中牆上的？」

道人道：「去了。」婉兒愈加驚惶，又問道：「那裡去了？」道人道：「往城中金侍郎家坐館去了。」婉兒心上方定，問其詳細。重到客堂來，見端如呆呆的坐著，婉兒道：「如今該走得動了。我家相公在城中金侍郎家處館，問著的實。可尋去罷。」

端如聽說，喜動顏色，氣力復加。同婉兒進城問著金家，見門上無人，竟走進去，喚問道：「白相公在麼？」

眉仙適筆舉與金聲改文字，聽得有人相喚，只道求他寫扇作文的，慢步出館來，問道：「是誰？」眉仙見了尚不知是端如。端如見是眉仙，忙躡至堂中下禮道：「老兄安寓於此，弟何處不尋得到！」眉仙答禮，立起身來仔細一看，才認得是方端如，重又下禮。驚喜而言：「老兄長途跋涉，何以訪得至此？」方問問，婉兒亦進來叩頭。眉仙大喜道：「你怎麼亦來了？」命坐於檻上，自己挽著端如手坐定，問及白公消息，家中別後夫人安否，今何故來尋，細問來音。

端如遂將白公在獄虧劉釗救出，逃湖歸家，家中幸得安寧。又將二友分路南北跟尋，自己祈夢來杭，適庵中觀詩訪得之故前後備述一番。眉仙致謝慰勞。

金聲知先生家中來的人，進去稟知夫人。忙備飯於館中來，老僕來請。眉仙遂同端如進館坐下。老僕又陪婉兒於外廂飲膳。端如謂眉仙道：「令尊翁因懸望吾兄，故弟特來尋訪。今喜聚首，但願吾兄即同回方妙。」

眉仙道：「我亦朝夕思家，二親時見於夢寐。只因禍患恐未息，故不敢歸耳。今兄來，自然即同歸矣，豈有又留於此乎。」端如道：「不然。我前祈夢，雖見吾兄於船中，將過船，有一頭戴金鳳冠，一傍立吹簫二女子拖住不放吾兄，船側驚醒。故今雖見兄，乞兄即歸方好。」眉仙聽了暗笑不已。

端如問道：「何笑之有？」眉仙附耳低言，告以鳳娘、霞簫訂盟之事。端如大驚道：「真正神夢有驗。」眉仙道：「不止神夢有驗，我昔年與兄所遇黃犢客，他曾贈我數語，今想已都應驗：首句說駕一葉之扁舟，挾飛仙以邀游。依兄言之，此二語應於老父之事矣。又烏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之句，應於弟之借寓牧雲庵矣。至於鳳凰台上憶吹簫，又應於此也。只末句未審何為？既吾兄以神夢之事疑弟，我先密寫一別書致二美，明日告明主母，與吾兄長往便了。」

是夜端如與婉兒留宿於金家。鳳娘知眉仙要回去，不好留得，又不好送別，只得先封白金五兩、玉簪一枝，傍晚使霞簫送與眉仙訂別，並祈莫負前約。眉仙亦致別書，對霞簫道：「鄙人無物可贈，我向來所成《珊瑚集》上、下二冊，今將一冊贈與小姐。日後成姻，仍將上下集纂成一冊，完我二人之願。小姐不能面別。代我致謝一聲。」霞簫接了別書、詩集，又訂道：「相公此去，長途保重，若到家可即行聘來求婚，毋使我二人失落。」各各涕泣而別。

明日夫人置酒餞行。金聲泣道：「蒙師幾年訓誨，恩實再生。今日遠歸，未知何時再會，教我何以為情。」眉仙亦泣下道：

「不必悲傷，後日正長，何愁相會無期。」又請夫人出來拜別。夫人將向來所積束脩一並付與眉仙，外送白金五兩為路費。

眉仙收拾行囊，撿琥珀連環、誓書藏於胸前錦囊中。凡朋友送的一應古董玩器，不好帶去，都把與金聲。命婉兒帶了行囊，同端如出門。金聲隨後相送。眉仙道：「我尚要去別魏、何諸友，不必送了，回去罷。」金聲只得含淚而歸。

眉仙先來別魏非瑕。非瑕道：「弟竟不知，尚未一錢。」再三苦留住下。魏非瑕送去拉何聖之、沈雲鵬來相餞。各敘哀情。明日魏非瑕贈彩繒二端、鬆綾四表裡、白金□兩。何、沈二人各贈數金。三人相送眉仙出城外，涕泣珍重而別。眉仙又到牧雲庵來別空如，贈彩繒二匹、白金五兩，以報留寓之德。從此三人僱下頭口，望山東進發。

路上端如問眉仙來時那匹馬怎麼樣了。眉仙道：「死於庵中，因此留寓。」端如又問來時曾帶珊瑚鞭否。眉仙道：「帶來的。」端如道：「為何不見？」眉仙默告已贈鳳娘之事。端如道：「既如此，在弟身上。回去稟知老伯，行聘求婚便了。」眉仙道：「弟別後，兄可曾娶尊嫂否？功名若何？」

端如道：「我是前年娶的。袁兄娶有三年，已生一子。我尚璋瓦未弄。是兄出奔三年，我二人就列鬻序。」

二人你問我答，路上不覺寂寞，又無甚擔擱，不幾時到家。婉兒先背行囊奔至家中來通報。白公歡喜無限，同長孫夫人出堂來看。

眉仙進來拜伏於地道：「不孝子播越在外，父難不救，母老失養，真乃世之罪人也。」

白公扶起。端如亦拜見。白公同夫人再三慰謝。遂問眉仙出逃幾年避難何處。眉仙將寓庵中、館金家之事細告一番。白公又問端如道：「勞君長途跋涉，何以訪得到彼？」端如遂將廟中祈夢、壁上觀詩、諸友餞別，細述始末。白公歎道：「古惟有尋親者不辭千里之勞，今君為友如此，愚父子將何以報？」端如謙讓不已。

夫人已置酒於外廂，遂邀入座。席間端如談及道：「當初白兄出避，時方弱冠，今已壯年矣。且喜向患蕩平，老伯可訂其結縭之好，室家有助，老伯之事畢矣。」

白公淚下道：「我有此意久矣。因此枉禍，故不及此。今若得喬木門楣，聯姻方好。」

端如道：「有一事，正千里奇緣。」將眉仙處館，與鳳娘、霞簫始末根由盡情細述。白公聞說亦喜道：「事實良緣。只是途遠，何人致聘？」

端如道：「袁兄北往，何日得回？今小姪欲去尋回，故不能隨往，我去絕妙。如今可令婉兒去求，必無所阻。若不然，白兄可置書於魏非瑕亦可。我就此告辭矣。」白公允諾，又謂端如道：「君尋袁兄還是幾時去？」端如道：「我今回家，一面就往北去了。」白公道：「為友忘家，真今世稀見之義人也。」遂送白金斤許為路費。眉仙亦送白金二□兩及非瑕所贈鬆綾一端，並送與端如。端如竟受眉仙之贈，固卻白公之金。再四推讓，白公遂送快驢一匹為行腳。端如拜受而歸。臨別，眉仙道：「但願遇得袁兄，不日就回。弟備得樽酒，與二兄話舊。」端如謹諾。回家亦敘別一番。仍收拾行囊，乘白公所贈的驢，往北尋袁漸陸、劉釗去了。

白公聽了端如的求婚之言，進作一聘書，將金鳳釵一對、碧玉釵一對、錦瑕四端、聘金五□兩，命婉兒藏好，多帶盤費，治裝而行。眉仙又將雅扇三棲，自己精寫楷書，古硯三方，送與魏非瑕、何聖之、沈雲鵬三人，致謝別意。婉兒一同置於行囊。拜別家主，望杭州進發。未知求婚可就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